

WARRIORS

# 貓戰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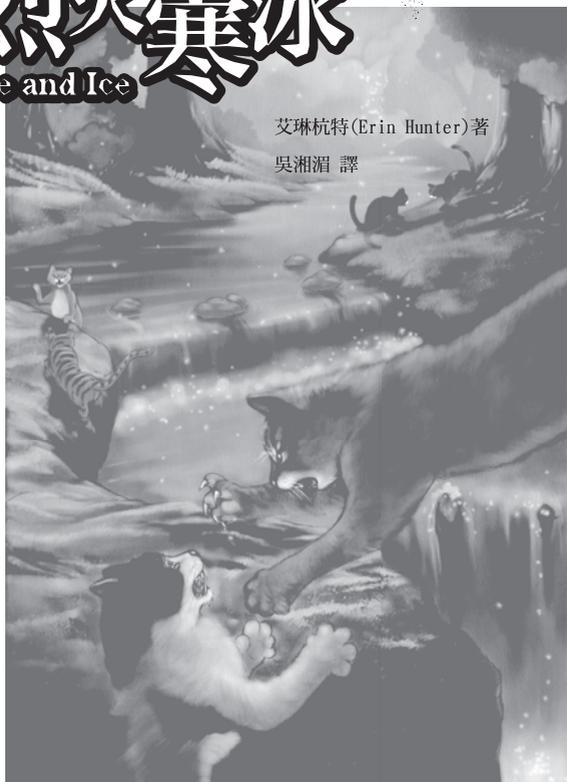
首部曲之II

## 烈火寒冰

Fire and Ice

艾琳杭特(Erin Hunter)著

吳湘澗 譯



晨星出版

獻給我的兒子，約書亞，  
他的笑容讓我在寫作時常保歡心，  
還有我的編輯薇琪，  
要是沒有她，火心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名戰士。

特別感謝凱特·凱莉。



見習生（六個月大以上的貓，正在接受戰士訓練）

沙掌：淡薑黃色的母貓。

塵掌：黑棕色的虎斑貓，公貓。

疾掌：黑白貓，公貓。

煤掌：暗灰色的母貓。

蕨掌：金棕色的虎斑貓，公貓。

貓后（正在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）

霜毛：有美麗的白毛、藍色眼珠的貓。

斑臉：漂亮的虎斑貓。

金花：有淡薑黃色的毛。

斑尾：淺白色的虎斑貓，是最年長的貓后。

長老（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）

半尾：黑棕色的大虎斑貓，少了半截尾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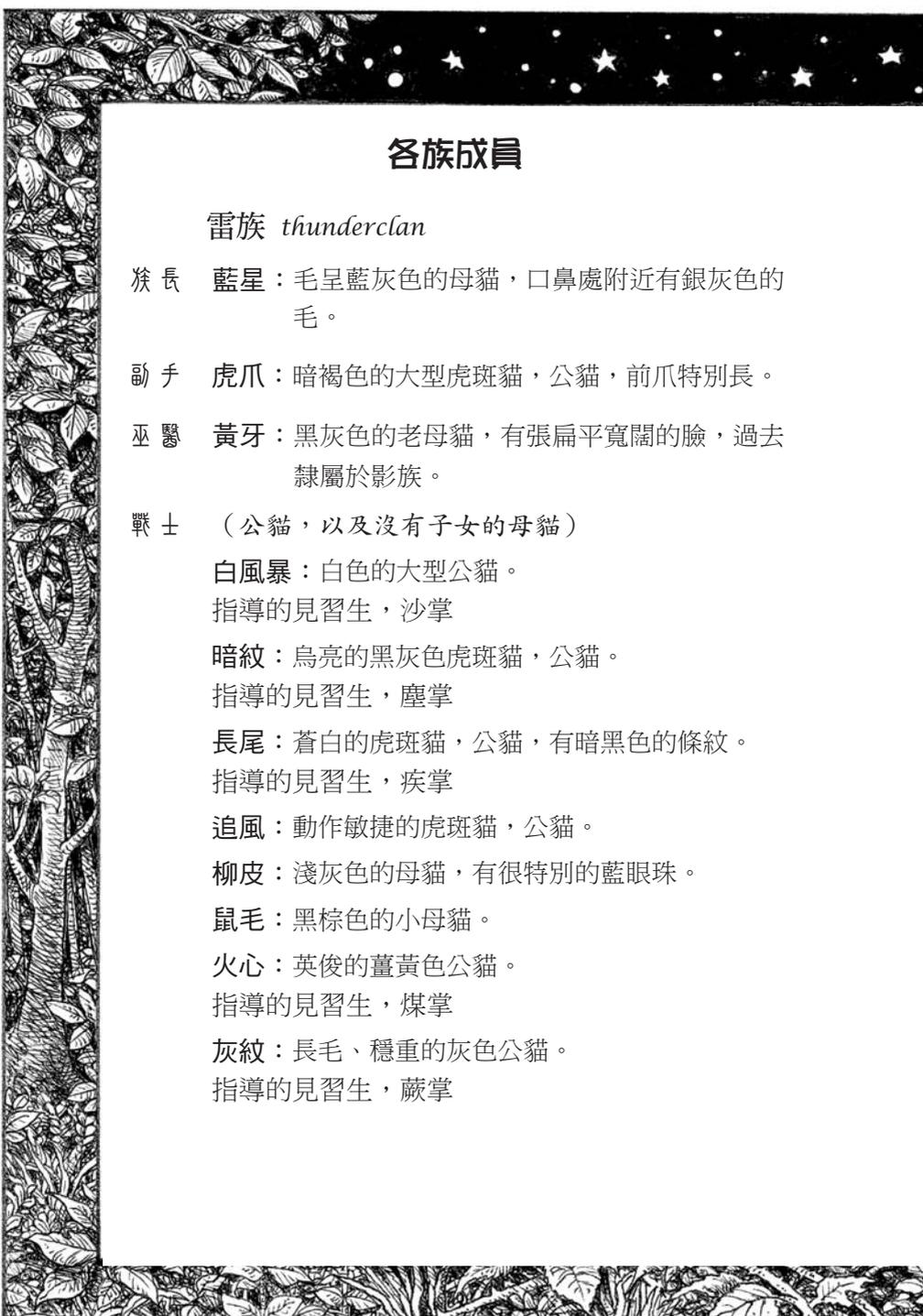
小耳：灰色公貓，耳朵很小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公貓。

斑皮：小型的黑白貓，公貓。

獨眼：淺灰色母貓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貓，已經又盲又聾。

花尾：有著可愛花紋的母貓，年輕時很漂亮。





## 各族成員

### 雷族 *thunderclan*

族長 藍星：毛呈藍灰色的母貓，口鼻處附近有銀灰色的毛。

副手 虎爪：暗褐色的大型虎斑貓，公貓，前爪特別長。

巫醫 黃牙：黑灰色的老母貓，有張扁平寬闊的臉，過去隸屬於影族。

戰士（公貓，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）

白風暴：白色的大型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沙掌

暗紋：烏亮的黑灰色虎斑貓，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塵掌

長尾：蒼白的虎斑貓，公貓，有暗黑色的條紋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疾掌

追風：動作敏捷的虎斑貓，公貓。

柳皮：淺灰色的母貓，有很特別的藍眼珠。

鼠毛：黑棕色的小母貓。

火心：英俊的薑黃色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煤掌

灰紋：長毛、穩重的灰色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蕨掌



裂耳：虎斑貓，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奔掌

一鬚：年輕的棕色虎斑貓，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白掌

貓后 灰足：灰色貓后。

晨花：玳瑁貓。

### 河族 *riverclan*

族長 曲星：淺色的大虎斑貓，下顎變形。

副手 豹毛：虎斑貓，母貓，身上有特殊的金色斑點。

巫醫 泥毛：長毛的淺棕色公貓。

戰士 黑爪：煙黑色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重掌

石毛：灰色公貓，耳朵上有戰疤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影掌

大肚：黑棕色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銀掌

銀流：漂亮纖細的銀色虎斑貓。

白爪：黑貓。





### 影族 *shadowclan*

族長 夜星：年長的黑色公貓。之前叫夜皮。

副手 煤毛：瘦削的灰色公貓。

巫醫 鼻涕蟲：灰白色的小型公貓。

戰士 胖尾：棕色的虎斑貓，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棕掌

濕足：灰色的虎斑貓，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橡掌

小雲：小型的虎斑貓，公貓。

貓后 曙雲：個子嬌小的虎斑貓。

暗花：黑色的母貓。

長老 灰毛：瘦巴巴的灰色公貓。

### 風族 *windclan*

族長 高星：黑白貓，公貓，尾巴很長。

副手 死足：黑色的公貓，一隻前掌扭曲。

巫醫 吠臉：棕色的公貓，尾巴很短。

戰士 泥爪：毛色斑駁的黑棕色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網掌



## 其他族的貓 *cats outside clans*

髒點：肥胖友善的黑白貓，住在森林邊緣的一棟小屋裡。

大麥：黑白公貓，住在靠近森林的一座農場上。

碎星：黑棕色的長毛虎斑貓，曾是影族族長。

黑足：白色的大公貓，有著黑玉色的大爪子，曾是影族副族長。

爪面：有著戰疤的棕色公貓。

圓石：銀色的虎斑貓，公貓。

烏掌：毛色光滑的黑色大貓，尾巴尖端是白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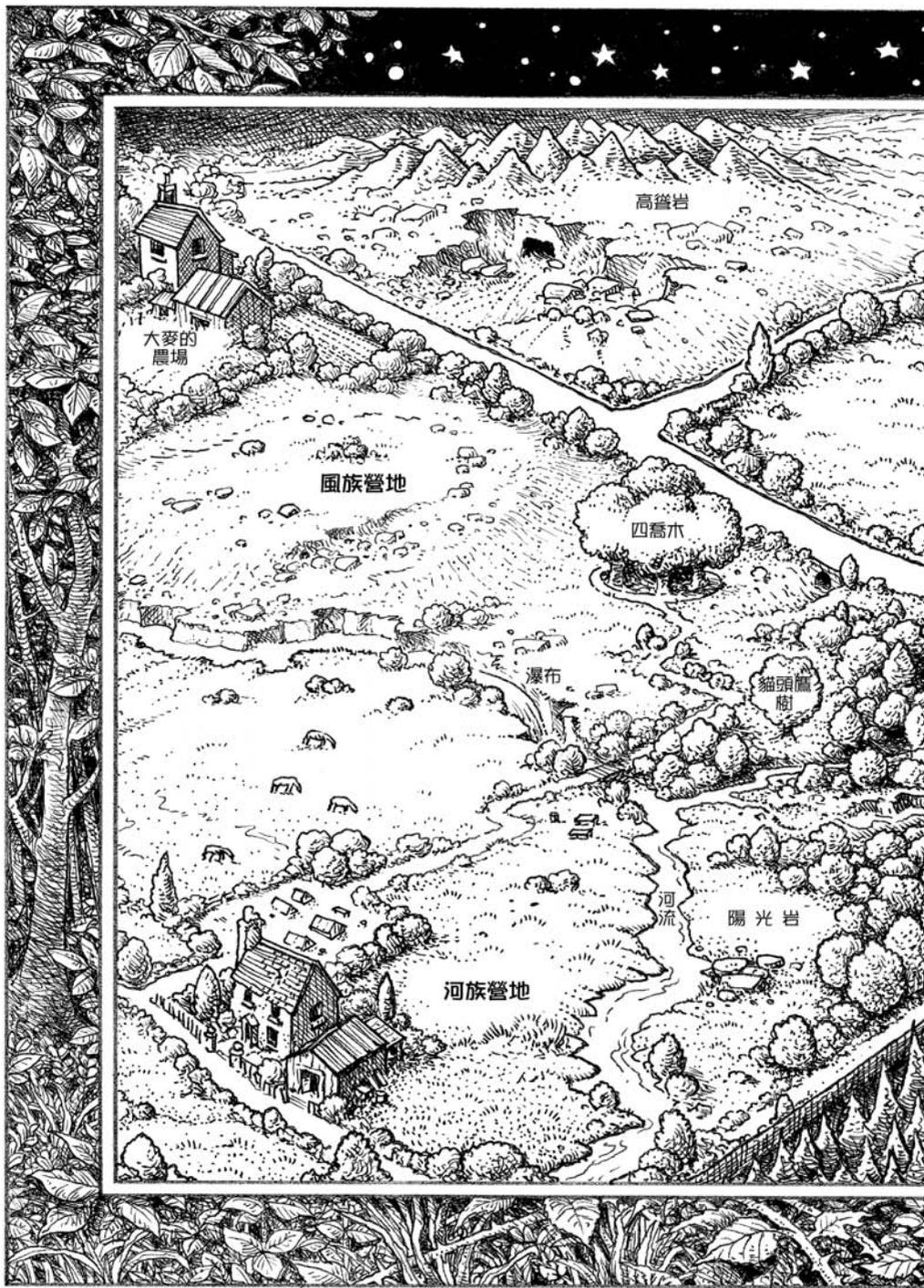
公主：淺棕色虎斑貓，胸口和掌上有亮白色的毛，是寵物貓。

雲兒：白色的長毛公貓，是公主生的第一隻小貓。









高嶺岩

大麥的  
農場

風族營地

四喬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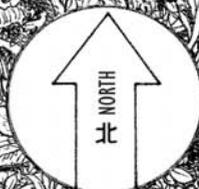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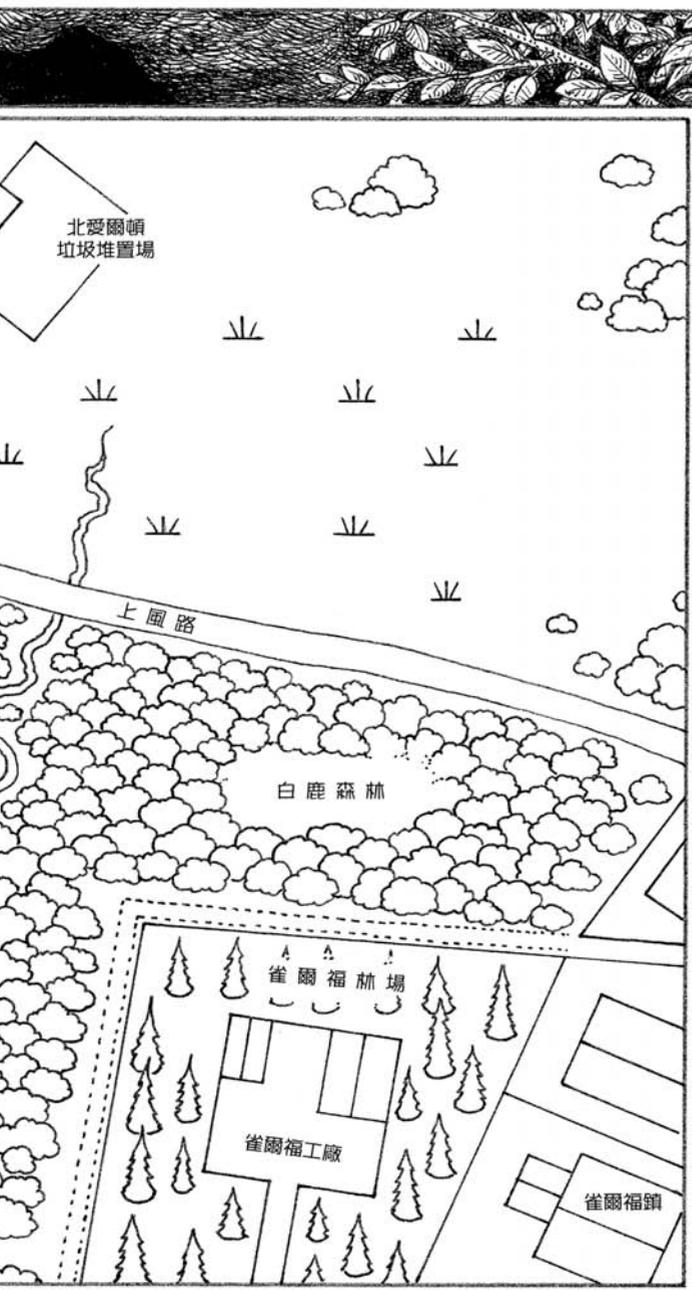
瀑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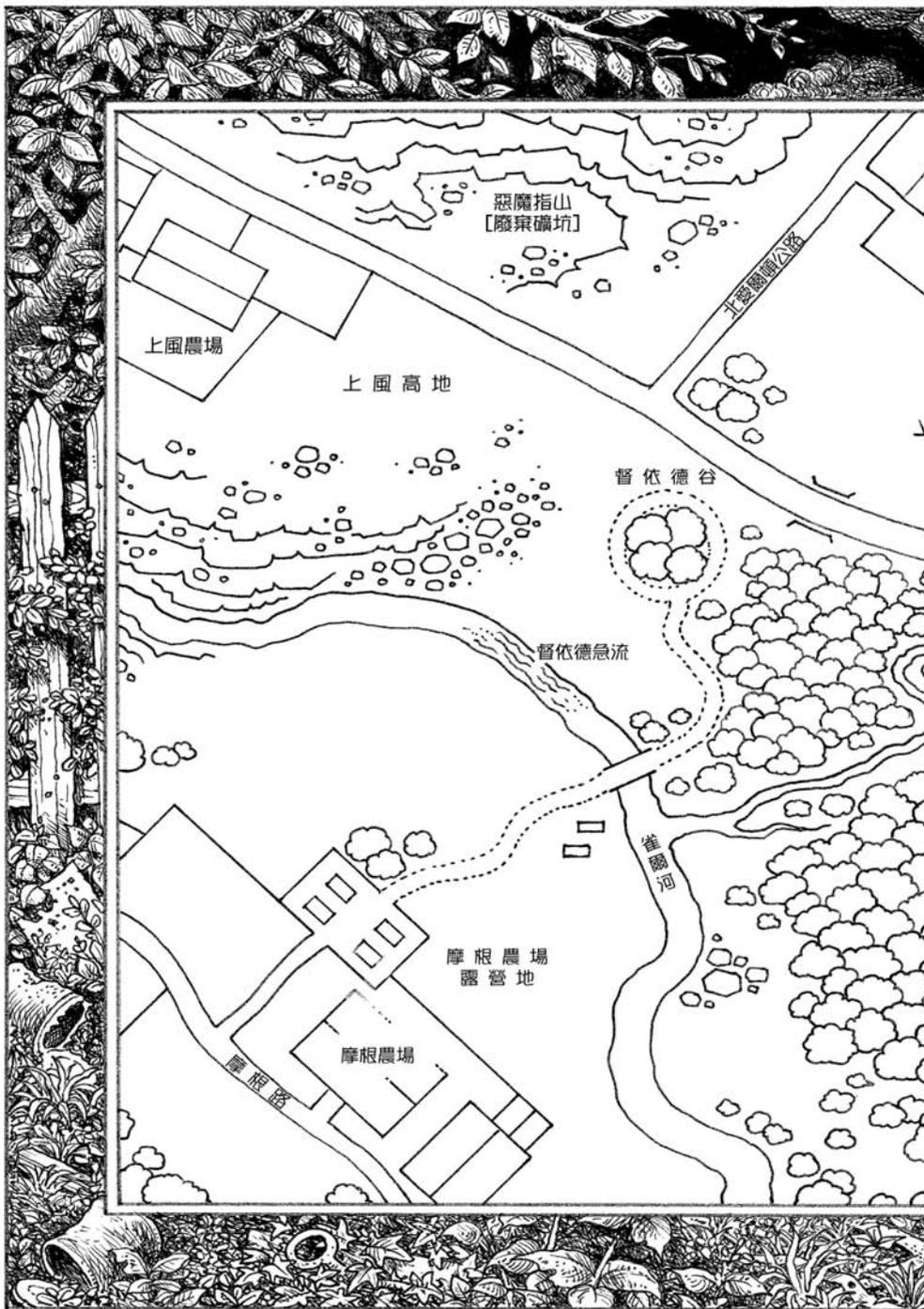
貓頭鷹  
樹

河流

陽光岩

河族營地







## 序章

**橘** 紅色的火燄在冷冽的空氣中霹啪作響，不時朝夜空噴出點點星火。滿是雜草的崎嶇荒地上有火光跳躍閃爍，映照出一旁兩腳獸瑟縮的身影。

荒地邊上有隻貓走過，他的眼睛在幽暗處閃閃發亮，後面跟著一隻又一隻的貓。他們全都垂下尾巴，嗅聞著空氣。

「要是被兩腳獸看見，怎麼辦？」一隻貓小聲地問。

一隻個子高大的公貓答道：「他們看不見我們的，他們晚上的視力很差。」他的眼睛像琥珀一樣，在火光下熠熠生輝。他緩緩向前走，火光照亮他那結實肩膀上的黑毛和白毛。

但其他貓卻都蹲在草地上發抖。這是個陌生的地方。怪獸的噪音不斷震動他們敏感的耳朵，嗆鼻的臭味溢滿了鼻腔。

「高星？」一隻灰色貓后不安地拍打尾巴，「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？」

黑白公貓轉頭對母貓說：「灰足，我們四處被驅趕，沒有地方可去，也許要在這裡定居下來。」他說。

「定居下來？在這裡？」灰足不可置信地重複一遍。她把小貓咪推到自己身邊，用肚子保護他們。「這裡有火和怪獸，孩子在這裡不安全。」

「可是我們在家裡也不安全。」另一個聲音說。那是一隻黑色公貓，他正走上前，扭曲的腳掌使他跛得很厲害。他迎向高星的琥珀色目光。「我們抵擋不了影族的攻擊，」他不滿地說，「就算在自己的營地裡也一樣。」

幾隻貓焦慮地號叫，想起當初把他們驅離家園的那場恐怖戰役。

圍坐在火堆邊的一隻兩腳獸聽見號叫聲，警覺不安地站了起來，向暗處張望。貓群立刻安靜下來，壓低身體。

「別出聲。」高星低聲說。

火堆邊的兩腳獸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又重新坐下。

過了一會兒，高星才站起身。

灰足也跟著站起來。「高星，我擔心我們在這裡不安全，我們要吃什麼呢？我根本聞不到獵物的氣味。」

「我知道妳餓了，」高星說，「但我們在這裡比回去安全多了。妳看這個地方！影族根本找不到我們。」

「我們得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，灰足。」她身旁的一隻玳瑁貓溫和地說，「晨花需要休

息，她的孩子就快要出生了，她得先養好自己的身體。」

這時，在幽暗處，死足和一鬚瘦巴巴的身影出現了。

「高星，」死足喊著，「我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了。」

「快帶路。」高星命令，他拍打尾巴，召集所有的貓。

大夥兒小心翼翼地跟著死足穿過荒地，朝隆起的轟隆路走去。火光跳躍，貓兒們的黑影映照在巨大的石柱上，顯得陰森森。一頭怪獸在他們頂上轟隆作響，地面也跟著震動。

「這裡。」死足說。他停在一個圓型洞穴旁，約有兩隻貓那麼高。那是通往地面的黑色涵洞，不時有水淌流下來。

「這水是乾淨的，」死足補充，「我們可以喝。」

「這下我們的腳乾不了了。」灰足抱怨。

「至少可以擺脫掉兩腳獸和怪獸。」黑貓說。

高星向前一步，抬起下巴。「風族已經流浪夠久了，」他大聲說道，「影族把我們趕出家園，已經快一個月了。天氣愈來愈冷，落葉季馬上要來臨了，我們別無選擇，只能先在這裡住下。」

灰足眯起眼睛，沒說什麼，默默跟著其他貓進入陰暗的涵洞。



## 第一章

火心在發抖。他火燄色的毛仍像綠葉季時那般稀疏，還要再過幾個月，才會厚得足以抵擋這種寒冷的天氣。他拖著腳走在堅硬的地面上，天空在黎明時終於逐漸露出魚肚白。即使腳掌很冷，火心還是壓抑不住內心的驕傲，因為在當了好幾個月的見習生後，他終於成為戰士了。

他在腦海裡重溫昨日在影族營地上的勝利：影族族長碎石撤退時閃爍的眼神、威脅的嘶叫聲，然後跟著叛逃的同伴奔進樹叢裡……。其他的影族貓都很感激雷族貓幫他們趕走殘酷的領袖，並保證在他們重整家園期間不受干擾。碎石不僅在自己的族裡製造混亂，也將風族趕出他們的營地，遠離他們向來的地盤。早在火心離開寵物貓生活、加入雷族以前，森林就已經因為碎石而暗影幢幢了。

但對火心來說，困擾他的陰影還有一個：虎爪，雷族的副族長。一想到這個曾嚇跑自己

見習生烏掌的雷族戰士，火心打了個寒顫。火心和他最要好的朋友，灰紋，幫助那個嚇壞了的見習生逃到高地兩腳獸的地盤，卻告訴別人烏掌被影族貓殺死了。

要是烏掌說得關於虎爪的事是真的，那麼這位雷族副族長最好相信他的見習生已經死了，因為烏掌握有虎爪非得守住的秘密。烏掌告訴火心，雷族的前副族長紅尾是虎爪殺死的，因為虎爪想當副族長，最後也真的如願以償。

火心搖搖頭、甩開這些沉重的思緒，轉頭去看坐在旁邊的灰紋。灰紋厚實的灰毛全蓬了起來，好抵擋寒風，火心猜想他一定也在等第一道曙光來臨，只是沒大聲說出來而已。在這樣的夜晚，部族傳統要求絕對的靜默。這是他們第一次守夜——這是新戰士護守部族、思索自己的新名字及新身分的夜晚。在昨夜之前，部族的貓還叫他「火掌」，這個見習時期的名字。

半尾是最早醒來的貓之一。火心看到那隻老貓在長老窩的暗影中移動。他瞥向空地另一邊的戰士窩；透過遮掩的樹枝，他認得出熟睡中的虎爪寬闊的背。

高聳岩下，蓋住藍星洞口的地衣抽動了一下，火心看見族長推開地衣走出來。她停住腳步，抬起頭嗅聞空氣，然後靜靜走出高聳岩的影子，長長的毛在曙光中閃著藍灰色的光芒。我得警告她虎爪的事，火心想。藍星曾經與全體族貓一起哀悼紅尾的殉亡；她一直以為紅尾是在戰場上被河族副族長橡心殺死的。火心知道虎爪是族長倚重的幫手，因此一直很猶豫，不知道該怎麼開口；但潛在的危險實在太大了，藍星必須知道這個部族裡藏著一名冷血殺手。

虎爪從戰士窩裡出來，與藍星在空地邊會合。他對她低聲說話，尾巴急迫地揮動著。

火心本能地想打招呼，但還是忍住了。天色愈來愈亮，不過在確定太陽離開地平線以前，

他不敢打破沉默。他胸中的焦躁不安彷彿受困的小鳥般鼓動著。他必須盡快跟藍星談談；但現在，他只能在那兩隻貓從他前面經過時，向他們點頭致意。

灰紋用手肘頂了他一下，鼻子抬高指向天空。地平線上剛剛射出一道橘色光芒。

「很高興看到黎明吧，兩位？」白風暴低沉的喵喵聲嚇了火心一跳。火心並沒注意到這位白毛戰士靠近。火心和灰紋同時點頭。

「沒關係；你們可以開口了。值夜已經結束。」白風暴的聲音很和善。昨夜與影族的戰役，就是他與火心和灰紋並肩抗敵的。現在看著他們，他眼中有一股新的敬意。

「謝謝你，白風暴。」火心感激地說。他站起來伸展僵硬的腿。灰紋也撐著站起身來。

「咕嚕嚕嚕！」他喵了一聲，把寒意從毛上用掉，「我以為太陽永遠不會升上來了！」

一個不屑的聲音從見習生窩那邊傳過來。「偉大的戰士開口啦！」

是沙掌，她渾身淡橘色的毛因敵意而豎直。塵掌就坐在她旁邊，一身暗色虎斑毛，看起來彷彿是沙掌的影子。她裝模作樣地挺起胸，嘲弄道：「想不到了不起的英雄也會怕冷！」沙掌覺得好笑，咕嚕嚕笑起來。

白風暴狠狠地瞪了他倆一眼。「先找些東西吃，然後好好休息。」他對火心和灰紋下令道。這位較年長的戰士轉頭往見習生窩走去。「來吧，兩位。」他對沙掌和塵掌說，「訓練的時間到了！」

「希望他叫他們追一整天的藍松鼠！」灰紋低聲對火心說，然後與他並肩走向角落，那裡有昨夜留下的一些獵物。

「現在哪有藍松鼠？」火心困惑地問。

「沒錯！」灰紋的琥珀色眼睛閃閃發亮。

「實在不能怪他們，畢竟他們比我們早接受訓練。」火心溫和地說，「昨晚他們如果也參與戰役的話，說不定就當上戰士了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灰紋聳聳肩，「嘿，你看！」他們來到獵物旁。「一人一隻老鼠，還可分享一隻鸚鵡！」

這兩個好朋友叼起他們的早餐，彼此對望。過了一會兒，灰紋的雙眼忽然閃出愉悅的火花。「我想我們可以拿到戰士區去吃。」他說。

「我想應該可以。」火心咕嚕道，跟著他的朋友走到蕁麻地旁，在他們經常看見白風暴、虎爪和其他戰士分享新鮮獵物的地方停下。

「接下來呢？」灰紋問，吞下最後一口肉，「我不知道你怎麼想，但我想我可以睡上半個月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火心同意。

兩個朋友站起來，一起走向戰士窩。火心用頭擠過低垂的樹枝。鼠毛和長尾仍在窩的另一邊熟睡著。他擠進去，在角落找到一塊泥炭地，上面的氣味告訴他這裡還沒有任何戰士睡過。灰紋在他旁邊躺下。

火心聽著灰紋的呼吸逐漸變成低而長的打呼聲。其實他也累壞了，但他老想著要跟藍星談話的事。從他躺的地方，剛好可以看見營地的入口；他瞪視著，等族長回來。可是眼睛不聽使

喚，漸漸閉了起來，最後進入渴望的夢鄉。



火心聽見周遭有怒吼聲，彷彿狂風在樹林裡尖聲呼嘯。轟雷路傳來的煙臭味刺激著他的鼻孔，其中還摻雜了一股更尖銳、恐怖的新氣息。失火了！火舌吐向夜空，將火花爆入無星的夜。令火心訝異的是，黑壓壓的貓影相繼奔向火前。他們為什麼不逃呢？

其中一個停下來，直視著火心。那隻公貓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著；他舉起又長又直的尾巴，似乎在跟火心打招呼。

火心忽然想起雷族的前任巫醫斑葉，她在猝死前曾對他說：「火會拯救這個部族！」這個回憶令他顫慄：難道那個預言跟這些不怕火的怪貓有關？

「起來了，火心！」

火心猛地抬起頭，虎爪的低吼聲將他從夢中驚醒。

「你在說夢話！」

火心覺得頭昏腦脹；他坐起來，搖搖頭。「什麼事？虎爪！」他很驚恐，不曉得自己有沒有大聲重複斑葉的話。他以前也做過類似的夢——都那麼地栩栩如生、幾乎可以嘗得到，而且後來也都成真了。火心當然不想讓虎爪懷疑，他也擁有星族通常只賜給巫醫的特殊能力。

月光照進來，落在枝葉茂密的牆上。火心明白他睡掉了整個大白天。「你和灰紋要加入今

晚的巡邏。」虎爪對他說，「快點！」這隻黑色虎斑貓說完掉頭慢慢走出去。

火心肩上的毛平復下來。虎爪顯然沒有懷疑他的夢有什麼不尋常的。不過，雖然秘密守住了，火心還是決定把虎爪殺害紅尾的事說出來。



火心舔著嘴唇，灰紋躺在他旁邊，清理肚子上的毛。他們剛剛才在營地裡的空地上分享完一頓大餐。太陽已經下山，火心凝視著近乎滿月的月亮在寒冷、清朗的夜空中發光。過去幾天都非常忙碌，好像每次他們才要躺下休息，虎爪就又派他們出去巡邏或狩獵。火心一直保持警覺，想找個機會與藍星單獨談話；但他發現只要沒出去執行虎爪派遣的任務，雷族的副族長似乎總是陪伴在族長身旁。

火心開始清理他的爪子，眼睛搜尋著四周，希望能看到藍星。

「你在找什麼？」灰紋問。

「藍星。」火心回答，放下他的爪子。

「為什麼要找她？」灰紋暫停了梳理，抬頭看著他的朋友，「從我們值夜那天起，你就一直在找她。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得告訴她烏掌的下落，警告她提防虎爪。」火心說。

「你答應過烏掌，你會告訴大家他已經死了！」灰紋的語氣聽起來很驚訝。

「我只答應他，我會告訴『虎爪』他已經死了。藍星應該要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，知道她的副族長有本事幹下什麼勾當！」

灰紋連忙壓低聲音說：「但我們只聽到烏掌說虎爪殺了紅尾。」

「你不相信他嗎？」灰紋竟然持疑，火心不免震驚。

「你聽我說，要是虎爪為了替紅尾報仇而隱瞞橡心被害的真相，那表示一定是紅尾殺了橡心。我不相信紅尾會刻意在戰役中殺害另一族的副族長，那違反戰士守則——我們作戰是為了證明實力和保衛領土，不是為了互相殘殺。」

「但我要控訴的不是紅尾！」火心大聲抗議，「有問題的是虎爪。」紅尾是虎爪之前的副族長，火心從未見過他，但是他知道整個雷族都愛戴紅尾。

灰紋沒有看火心的眼睛。「你暗示的事可能傷害到紅尾的名譽。而且其他的貓跟虎爪都沒有過節；怕他的只有烏掌而已。」

一股不安的顫慄竄過火心的背脊。「所以你認為那是烏掌因為跟師父不和而編出來的故事？」他不屑地問。

「不是。」灰紋含糊地回答，「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謹慎些。」

火心盯著他朋友焦慮的眼神，開始覺得疑惑。灰紋的話有點道理——他們成為戰士才不過幾天，沒有資格指控族裡最資深的戰士。

「沒關係。」火心最後說，「這事你不用介入。」灰紋點點頭，然後回頭繼續清理自己的毛。一股懊惱在火心肚子裡翻滾著，他認為灰紋覺得「只有烏掌跟虎爪有過節」，這種想法實

在不正確。火心的直覺告訴他，雷族副族長根本不值得信任。他必須將自己的懷疑告訴藍星，為了她的安全，也為了全族的安全。

一團灰色身影出現在空地的另一頭，火心知道藍星從她的窩裡出來了，而且只有她。他立刻站起身，但雷族族長直接跳上高聳岩，召集全部族。火心焦躁地揮動著尾巴。

聽到藍星的召喚，灰紋的耳朵興奮地抽動著。「命名典禮嗎？」他說，「一定是長尾收了第一個見習生，他已經暗示好幾天了。」他跳過去，加入聚集在空地邊上的貓。火心跟不上，內心仍充滿挫折感。

一隻嬌小的黑白貓慢慢走入空地，柔軟的腳掌踩在堅硬的地上悄然無聲；他走向高聳岩，蒼白的眼睛看著地上。火心猜那隻小貓會打顫，因為他低垂的肩膀讓他顯得很嫩很膽小，不夠格當戰士的見習生。長尾不會喜歡他的！火心想。他憶起自己剛到雷族領土時，長尾對他有多麼鄙視。那位戰士在他抵達的第一天，惡劣地當眾嘲弄、諷刺他是寵物貓。從那時候起，火心就很討厭他。

「從今天開始，」藍星說，往下瞪著那隻小貓，「這名見習生就叫疾掌，直到他獲得戰士封號為止。」

小貓抬頭看著他的族長，眼裡沒有閃過任何決心。相反地，琥珀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充滿焦慮。

長尾往自己的新見習生走去，火心轉頭看他。

藍星又開口：「長尾，你曾經是暗紋的見習生；他將一身技藝傳授給你，而你也沒辜負

他，成為一位勇猛、忠實的戰士。我希望你能將這些特質傳下去給疾掌。」

長尾低頭看著疾掌，火心想從他臉上找到鄙夷的神情。但那位戰士與他的新見習生眼神交會時，竟然變得柔和。兩隻部族貓和善地碰著鼻子。「沒關係，你表現得很好。」長尾低聲鼓勵他。真是的！火心氣憤地想，就因為他是在這裡生的；長尾可沒這樣歡迎過我。火心望向其他貓，大家紛紛向這位新見習生道賀，一股怨火在他心中燃起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灰紋低聲問，「我們也會有這麼一天。」

火心點頭。想到自己以後也會有見習生，他忽然開心起來，恨意也全拋開了。他已經是雷族的一員，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嗎？



第二天晚上是月圓之夜。火心知道這將是他第一次參加戰士聚會，但他仍決心要找機會告訴藍星有關虎爪的一切，這個念頭讓他的心有如扛了千斤重擔般沉重。

「你在胡思亂想什麼？」灰紋在他旁邊問道，「臉上的表情好怪喔！」

火心看著他的朋友，真希望能對他吐露心事，但火心已經答應會讓他置身事外。「我沒事。」他說，「走吧，我聽到藍星在召喚了。」

兩隻貓信步走向大夥兒聚集的空地。藍星看到他們抵達，客氣地點點頭，然後轉身率領眾貓走出營地。

當其他貓從他身邊的陡坡往上面的森林爬時，火心停下腳步。這次的行程可能讓他有機會跟藍星談話，他必須先整理一下思緒。

「你不來？」灰紋的聲音從山坡上傳來。

「來了！」火心縮起強壯的後腿，躍過一個又一個圓石，將營地遠遠拋在後頭。

到了最上面，他停下來喘口氣。大片森林在他面前展開，腳掌下感得到初落葉片的清脆。銀毛星群在天空閃爍，宛如灑在黑毛上的晨露。

火心想起他第一次和虎爪及獅心到四喬木的旅程。想起獅心，他心裡湧起一股傷感。獅心是灰紋的導師，也是紅尾之後、虎爪之前的副族長，是個熱心、傑出的戰士。他在作戰時慘遭殺害，之後虎爪才接替他的位置。火心第一次探訪四喬木時，獅心帶著當時還是見習生的他由松林經過陽光岩，沿著河族的邊界走了一遭。今晚，藍星將帶領他們直接穿過雷族營地的心臟地帶。火心看到她的身影已經竄入樹叢，消失不見了，趕緊加快腳步跟上其他貓。

藍星跑在最前面，虎爪緊跟在她身旁。火心不顧灰紋詭異的喵聲，追上了族長。「藍星！」他跑到她旁邊叫她，大口喘著氣。「我可以跟妳談談嗎？」

藍星瞥了他一眼，點點頭。「你來帶路，虎爪。」她說。

藍星放慢腳步，讓虎爪從身旁跑過，其他貓沉默地跟著這隻深色虎斑貓，往前疾奔。

藍星和火心放慢腳步，很快地，四周只剩下他們了。

他們穿過羊齒叢，走進一小塊空地。藍星跳到一株倒下的大樹幹上坐了下來，捲起尾巴蓋在前掌上。「什麼事？火心。」她問。

火心猶疑了一下，忽然懷疑起自己來。他會離開寵物貓生活，加入雷族，就是因為藍星的鼓勵。從那時候開始，即使其他貓因為他沒有部族貓的血緣，進而質疑他的忠誠度，她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他。火心若告訴她，有關烏掌的事他之前並未吐露真相，她會怎麼說呢？

「說吧！」藍星看其他貓的身影都消失在遠方了，命令他。

火心深吸一口氣，說：「烏掌並沒有死。」藍星的尾巴因為驚訝而抽動了一下，卻仍安靜地聽他說下去：「灰紋和我把他送到風族的狩獵場去。我……我想他可能已經和大麥在一起了。」大麥是獨行貓，不是部族貓，也不是寵物貓。他住在一個兩腳獸的農場上，就在往部族貓視為聖地的高岩山的路上。

雷族族長的眼神越過火心，瞪著樹林深處。火心焦慮地看著她，想讀懂她的表情。她生氣了嗎？但在她那雙大大的藍眼睛裡，他並未看到一絲怒意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藍星才開口：「我很高興知道烏掌沒死。希望他和大麥在一起，比在森林裡快樂。」

「可是——可是他是出生在雷族的貓！」火心結結巴巴地說。族長平靜地接受烏掌離去的態度，令他震驚。

「那並不代表他就適合部族生活。」藍星說，「你不是在部族生的，還不是成為優秀的戰士。烏掌在別處反而可能找到真正的路。」

「但他離開雷族是出於無奈。」火心辯駁，「當時他根本不可能留下來！」

「不可能？」藍星湛藍的眼睛凝視著火心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火心看著地上。

「說呀！」藍星催促他。

火心口乾舌燥。「烏掌知道虎爪的秘密。」他聲音沙啞，「我——我想虎爪想殺他，或煽動全族敵視他。」

藍星的尾巴左右擺動著，火心注意到她的肩膀變得僵硬。「你為什麼這麼想？烏掌知道什麼秘密？」

火心勇敢面對族長的嚴厲質問，勉強回答：「他說虎爪在與河族作戰時，殺了紅尾。」

藍星眯起眼睛。「戰士絕不會殺害自己族裡的夥伴！這點連你都知道——你跟我們生活這麼久了。」她的話讓火心退怯，耳朵也塌了下來。這是她今晚第二次提及他寵物貓的出身。

藍星繼續說：「根據虎爪的報告，紅尾是被河族副族長橡心殺死的。烏掌一定弄錯了。他親眼看到虎爪殺害紅尾嗎？」

火心緊張地拂起尾巴，攪動身後的落葉。「他說有。」

「你知道你的說法，等於是在質疑紅尾的名譽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他就得為橡心的死負責？能夠避免的話，一位副族長是絕不會殺害另一族副族長的。而紅尾是我所知最有榮譽感的戰士。」藍星露出痛苦的眼神。火心也為自己破壞了她對前副族長的美好回憶而沮喪不已，雖然他不是故意的。

「我無法解釋紅尾做的事。」他喃喃地說，「我只知道，烏掌相信虎爪必須為紅尾的死負責。」

藍星嘆了一口氣，肩膀放鬆了下來。「我們都知道烏掌很有想像力。」她溫柔地說，眼中充滿同情，「他在作戰時傷得很重，而且戰役還沒結束就逃跑了。你確定他對自己錯過的那部分不是靠想像力填補的？」

火心還沒來得及回答，森林裡就傳來一聲巨吼，不久虎爪從樹叢下奔了出來。他用懷疑的眼神打量火心一會兒，才走過去對藍星說：「大夥兒在邊界等妳。」

藍星點頭。「告訴大家我們馬上就到。」虎爪低頭，轉身咻地消失在羊齒叢裡。

火心看著他飛奔離去，內心迴響著藍星的話。她說得對，烏掌的確有非常豐富的想像力。

火心想起他第一次參加集會時，各族見習生圍著烏掌，聽他描述與河族的戰役，大家聽得多麼津津有味。而當時他沒提到虎爪。

看到藍星站起身，火心也跳了起來。「妳會把烏掌帶回來嗎？」他問，忽然害怕他可能只是給朋友製造更多麻煩。

藍星深深望進火心的眼裡。「也許他現在更快樂。」她輕聲說，「目前，我們還是讓大家繼續相信他已經死了比較好。」

火心直視她，驚訝得睜大了眼睛。藍星要對全族隱瞞這個真相！

「虎爪是個偉大的戰士，但他也非常驕傲。」藍星繼續說，「對他來說，自己的見習生戰死要比逃跑更容易接受。而且，這樣對烏掌也比較好。」

「因為虎爪可能會去找他？」火心大膽地問。藍星可能相信他嗎，即使只是一點點？

藍星搖搖頭，有些不耐。「不是。虎爪或許很有野心，但他不是殺人狂。對烏掌來說，被

大家當成已死的英雄，也比苟延殘喘的懦夫要好。」

遠處再度傳來虎爪的呼喚，藍星從樹幹跳下來，消失在羊齒叢裡。火心也一躍而下，緊追在族長之後。

他在河邊追上她，看著她跳過一塊又一塊的石頭，躍到對岸去。火心小心地跟著她，腦海裡思緒翻騰。紅尾死亡的真相在他肩頭壓了好多天，現在他終於把它吐露給藍星知道，卻什麼都沒改變。顯然，族長並不認為虎爪會幹下那種冷血的勾當。最糟的是，連火心自己都開始懷疑烏掌說的事究竟是不是真的。他躍到對岸，穿過樹叢往前快奔。

快到達雷族眾貓面前時，火心猛地煞住，讓藍星走在他前面。他們全都停在往四喬木去的山坡上——那四棵巨大的橡樹，是每月月圓時，森林裡四大貓族和平聚會的場所。

當火心意識到虎爪正盯著他看時，全身的毛都豎起來了。這位深毛戰士是不是在懷疑他和藍星的對話？火心搖搖頭，讓自己保持清醒，並試著以藍星的方式思考。不用說，虎爪對火心告訴藍星的事一定很感興趣。他是副族長，一定會知道任何可能影響全族的事。火心又看向虎爪，這隻黑色虎斑貓瞪視著山坡下方，耳朵警覺地豎直。他四周的貓全都摩拳擦掌地等待著。虎爪凝視每一隻貓，以他那鎮靜的琥珀色眼睛默默地召集他們。

藍星抬高鼻子嗅聞空氣。火心感覺自己的肌肉和毛皮都繃緊了。終於，藍星揮動尾巴發出訊號，所有雷族貓同步衝往山坡下的大集會場所。



## 第二章

**藍**星在空地前停住，雷族貓列在她兩旁。河族貓和影族貓對他們點頭以示歡迎。

「你去哪兒了？」灰紋出現在火心身旁。

火心搖搖頭。「沒事。」剛剛與藍星的對話仍然讓他感到困擾。他很高興灰紋沒有強迫他回答，只是轉頭看著空地四周。

「嘿，你看！」他說，「影族的貓看起來比我想像的還要健壯。畢竟，碎星敗逃前，他們餓得半死。」

火心隨著他的目光看向一名皮毛光亮的影族戰士。「你說得對。」他同意，露出有點驚訝的表情。

「別忘了，當時幾乎都是我們在替他們作戰！」灰紋諷刺地說。

火心開懷的咕嚕聲被白風暴打斷。「在趕走碎星的那一仗裡，影族貓跟我們一樣奮力作戰。我們應該佩服他們重建家園的決心。」他嚴肅地說，然後走向聚集在橡樹下的戰士們。

「哇！」灰紋喵了一聲，有點罪惡感地瞥向火心。

年輕的戰士都留在空地邊緣。火心很容易就認出其他族的見習生——他們的毛像小貓咪那般柔軟，臉圓圓的，腳掌肥嫩笨拙。

兩名戰士朝灰紋和火心走過來。一隻棕色的見習生緊跟在後。火心認得這隻灰色的公虎斑貓，他是影族貓，但他身邊那隻煙黑色的公貓，火心就沒見過了。

「嗨！」灰色的公貓說。

「你好！濕足。」火心回應，瞥了黑色棕貓一眼。

濕足介紹，「這是河族的黑爪。」

灰紋和火心點頭致意。後面的見習生也怯生生地向前了一步。

「這是我的見習生，橡掌。」濕足接著說。

橡掌抬頭看著火心，睜大的雙眼滿是焦慮緊張。「嗨——嗨！火心。」他說。火心也點頭打招呼。

「我聽說後來藍星封你為戰士。」濕足說，「恭喜你！守夜那晚一定很冷吧！」

「沒錯！」灰紋同意。

「那是誰？」火心好奇地問。一隻優雅、滿身茶色斑點的母貓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她正站在空地中央的巨岩旁，跟虎爪說話。

「那是豹毛，我們的副族長。」濕足說。

想起河族的前任副族長橡心，還有他在與雷族作戰時如何死亡，火心的毛僵住了。好在藍